

霜

高玉凝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霜

高玉凝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霜 / 高玉凝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5. 10
ISBN 7-5399-2289-3

I. 霜... II. 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4896 号

书 名	霜
著 者	高玉凝
责任编辑	叶 风
责任校对	文 莱 夏 天
责任监制	胡小河 张莘莘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丹阳市兴华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375
字 数	24 万
版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99-2289-3/I·2162
定 价	16.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还不是这样一个世界？还不是就那么一些人一些事，
在各地重复存在，周而复始，好似轮回？

人间事果然单调乏味，除却男女，除却善恶，似别无其
他……

位于江北的湘州境内，有一座中型城市，名曰霜州。辖二十一镇，一百五十七万人口。其内西北西南山峦起伏，腹地河流若织，水系属淮河流域。据载，此地从夏时起即为封地，战国时那个借“吾与徐公孰美”讽喻齐威王纳谏的邹忌便是主人之一。嬴秦之时，黄石公为向张良传授兵书，即在这里一座圯桥上利用自己的鞋子考验子房耐性。至楚汉相争四五年间，则更为历史上浓墨一笔。后从三国混战，直至现代战争，大大小小的战役皆曾蹂躏过这里。或许受到了千百年来刀枪不断的影响，此地民风强悍，如今虽为和平年代，争吵打斗之事仍常见于街头巷尾。

另因其年代久远,境内一山一水,一窟一洞,都被赋予了极美丽的传说:贞女,列侠,道仙,甚至不能言语的鸟兽鱼虫,都在一些想来愚昧的脑壳里形成了一篇篇故事,闪烁着蕴于民间的淳朴智慧和离奇浪漫的想像力,有些听来竟不仅不令人起疑,反觉十分凄楚动人。除却这些传说,还有一传自六千多年前的陈旧古迹:距市北四十公里处有一小镇,有块面积约为五万平方米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从中出土的彩陶造型甚为美观:在白色或红色陶衣上,红、白、紫、褐、黑等色彩绘出了带状纹、圆弧纹或八角星纹等图案。还有些横断面为三角形的石环和绿松石制成的石坠,至今保存完好。

市政府则坐落在一个名为“航水”的镇上。近三五年里,小镇经过用心治理,已变成一片繁华的街区,“中国人寿”这样的保险公司的碧蓝色大厦也早巍峨矗立于小镇中心。每日清晨,当东方露出柔美的晨曦,小城静笼在薄薄朝雾之中,着实别致可爱。至傍晚日落时分,人声稍稍平息了下去,霓虹的光彩、广场的花园、街头的雕塑,却也流光溢彩。

市区内没有什么大的污染源,只是些居民楼里的抽油烟机、平房区的锅灶炉灶,和一些供暖设备的烟囱之类。市区周围则全是大片农田,还有那条贴着南郊流淌的隋代运河。运河水宽不下二百米。镇南便有一码头,供往来及本地船只傍岸装卸水泥、石膏、煤炭、银杏、板材等货品。每至春节,两岸及河心所泊船只,轻易就可铺展十余里。全部船员都上岸休息,要待元宵节后方才登船。自然,这段时日里小城更是人山人海。

船只众多,沿河便有些修船厂、加油站,还有水警大队、海事局之类。在那座白色的“水上走廊”之上,常拴几只印有“中国海事”蓝色字样的巡逻船。南岸还有些造船厂,常年有几架钢铁做就的庞大船骨,生了锈晾在那河滩之上。

运河的南岸地势极低洼,常遭涝灾,九二年一场大水又将其彻底灭顶,雨水加四处汇流而来的泥水将老桥没到只剩光秃秃的桥顶,半月之内交通皆需轮渡。前车之鉴不忘,运河上便架起了一座公路桥,南北横跨河水及岸南平原,洒洒然十余里。

似乎一切都表明这座城市正在步入繁荣。且近来本地政府又实行招商引资,一面用贷款大肆征地建厂,以便更容易吸引外来资金;一面鼓励市民百般利用自己手头关系拉人买地。对此,凡在外有些关系的人都极其卖命,因可从所“吸引”来的资金中直接分得两成。但对于那些来做“贡献”的厂家、“支持家乡建设”的企业来说,无论一个个从表面去看经营得如何萧条惨淡,似乎都不会影响霜州市尤其是航水镇的大规划与大前景,如今这市容几乎数月一变,大抵就建立在它们的“冷暖自知”之上吧。

另值得一提的是市北二十余公里处还有一工业小镇,起步较早些,不过除却那些加工板材的厂子状况还好外,剩下的则注定劫数难逃。然又庆幸的是,死掉一批又终究会稀里糊涂地再来一批。总之,仿佛市政府财政变得宽裕了,便考虑东进北迁。先扩路,再砸进千儿八百万高筑起一片新的办公地点,好一派富丽堂皇的楼院。无论处、科级别干部,车子档次也一下晋级,据说是为了在前来考察的外商面前不丢本市面子。至于其他如法院、教育局等诸

多机构，也皆陆续大兴土木，随之在北迁之中。

在那片竣工的抑或正建的新址附近，早就拔地而起一片“迎宾馆”，似慈禧的皇家园子，新培上无数花花草草，又栽过许多佳木妙树。春和日丽时节，满园芳芬浓郁。叶落雪来日子，也有一番别样景致，照旧媚人有趣。那迎宾馆主楼立于一片人工湖之上，湖水被一条两岸植柳的石板路隔开，外湖北畔则常系三两只小小画舫。迎宾馆近来又始扩建，再将数十亩良田骤然间化为两三幢红白相间数层小楼。还未至华灯初上，便有若干间房内已经灯火通明。且渐渐的，停在主楼前的车子也越发多了，人声同时在阔绰的厅廊里嘈杂起来。

待夕阳融入碧水，或酒足饭饱，或刚开过“荤”，三两个油头粉面人物说笑相携，腆个肚子把那柳色如烟的湖边一绕，着实洒脱。

那些生活在航水镇上的以“市民”自立的居民，关注的东西逐日增多，精神上却依旧空虚，还好物质方面稍有些补偿，腰包虽未鼓起来，但住房条件却得到些改善，镇上商品楼一处处开盘，均价较低，约八百到一千一平方米，很得这些市民的追捧。

至于航水镇周边的一些村庄里的土著农家，如不急着想打算在市内买房，便将原先老屋翻新，修缮一下院子，增盖几厢平房，再立一道大红或银漆铁门，也气派壮观。只是遗憾自家之外，墙角路边却依旧荒草杂芜，生活垃圾随处都是，尤其夏日时节臭气熏天，亦显得不甚雅观。不过，倘若愿意，即可将自家田地里的瓜果菜蔬或靠些旧工具旧手艺做出的豆芽豆腐之类，就近贩卖到市区里挣些小钱。或搞点风险较小的投资，屋外搭个棚养一头牛犊，门前掘个圈喂几头小猪，院内再放一群鸡鸭，年关也能增加些收入，日子便不觉得苦了。

只是那些离市区较远而无法寄生的农村就不是如此了。稍富裕的也有，但更多的是清贫，眼睁睁看着村头的公路越修越好，家里却还锅碗瓢盆穷得叮当响，相比之下便显得十分寒心可怜。他们则被这些航水镇上及周边居民称之为“乡下人”。

故事就发生在这么一个似乎日渐繁荣的小城里，那个航水镇

南的运河北岸之上。二零零四年清明前夕，雨像雾一般打湿了行人的衣服，刚在脸上形成细小的水珠却又停下来，只是天空依旧阴沉，好似冷却后的锅底倒扣在头上。渐渐的，风一吹，云层就散开了，午后的阳光明晃晃起来，润色了不少运河两岸的野草，显得清清新新。

就在这河边杂乱的茼蒿丛中，一个疯疯癫癫的老头子，脚踢着干枯的枝杈和碎裂的石子，慢慢悠悠在堤下走着。

他戴着一顶稻黄色的草帽，开了线的地方像一把尖尖的麦茬儿，草帽中间扫了一道黑边，边缘稀奇古怪地翘起。他裹着一件沾满了铁锈、像在油水中浸泡过许久的风衣，窄窄的衣领打着褶皱地竖起来，一直盖到后脑勺的中间。里面是一件汗渍斑斑的春秋衫，斜斜垮垮扎进黑色粗布的裤腰里。裤筒一边完全盖住脚后跟，一边卷起来差不多露出膝盖。两只脚穿着一红一灰的袜子，一只薄丝的，一只棉线的，红的那只破了后跟，露出脚跟上一层层白皮。

老头不时将双手合拢，接在一起，口中发出呜哩哇啦的声音，样子像在吹喇叭。这声音凄惨极了，与办丧事时吹的那种哀乐没什么两样，不觉让人联想起超度亡灵时的场面。

这老头如今在这一带很有名，据说他儿子被湘州中院判了死刑。老伴因此死了，他也疯了，每日在这运河边上厮混，聊以打发余生。

这时他已沿着大堤坡面往上爬，一面爬一面低头寻些什么。到了堤顶公路上，他站在路边，开始东瞧西望，逢人便又吹起那段悲伤的曲子。换气时，他放低喇叭，嘴中吐出一口口唾沫，几乎每口都粘在胡须上，顺下巴慢慢往下淌，但他也不去擦，而是迅速又对准吹口，接着呜哩哇啦起来。路人见他就躲，胆大的也只是无心瞥他一眼，继续做自己手头的事。老头便朝这些人有意无意伸出右手，像要索些小钱，但这些人只是把身子腾地一转，或者干脆站在那儿一动不动。老头只好慢慢收回手，继续吐着唾沫，继续吹他那段供丧葬时演奏的哀曲。大约到了午后四五点钟，天色又一下阴下来，雨又哗哗啦啦淋

了一阵，停了停又下起来，看样子再没有放晴的迹象了，做生意的人只好纷纷收了地摊，披一件塑料雨衣或撑把大黑伞匆匆赶回家去。

老头摇摇晃晃上了那座横跨运河南北的公路桥，抬手抹了把脸，依旧不紧不慢走着，吹着。他迎面遇到几个搭着手篷奔跑的人，突然停下脚步，站在桥边，双手扶着铁护栏，煞有介事地注视起河面来。

那河水中一排排长长的驳船，在主船拖动下缓缓航行，船上的指示灯一闪一闪，红红绿绿聚成一片，像是城市中的灿烂灯火。那主船船头几乎没入水中，铲起一摊又一摊河水。公路桥下靠北岸的地方，停泊了大片这样的船只，已经有人在船舷边操办起当晚的饭菜了。

水面之上，还有两两一起的人，一面乘小舟撒网，一面吆喝着没什么成本的买卖，走街串巷似的在船群边儿上逛荡。这些小舟舱内泥泥水水一片，挤着大大小小的草鱼鲤鱼，扑腾腾十分活跃，可惜不久后即要成为船家的口中之餐了。

老头看着这些，眼睛偶尔翻一下，用手抹掉眉毛睫毛上的雨水，不一会儿便转回身去，一面吐唾沫，一面又吹起喇叭。没多久，雨渐渐止下来，老头走下桥，坐在旁边一级台阶上，抬头看天，就这样发起愣来。

只过了三两分钟，就有一辆印有“法院”二字的小车开上桥来，车开得很慢，在桥中央停下。车门过了好久才打开。车上走下来两位女人，一位约莫四十七八，穿一件半旧黑色风衣，一条深青色裤子，她左手挽着一位二十三四岁少妇，那少妇穿了一件灰色呢子大衣，怀里揣着一只小小的骨灰盒。

两位女人缓缓走到桥栏边，年长的那个说：“恕贤，咱们就在这儿把之誉的骨灰撒了吧。”梁恕贤迟迟不做回答。年长的那位女人又说：“恕贤，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很难受，二姑心里也难受，但人死不能复生，去了就让他去了吧。”说着，打开骨灰盒，少少抓上一把，在桥栏外松开手。那轻碎的骨灰就顺着风的方向飘去了，如蚊蝇

般涌动翻飞，直落入呜呜咽咽的运河水中。这骨灰一飞，眼前一空，两人就又齐声痛哭起来，那飞走的可是梁恕贤的丈夫，生前可是个高高大大、健健康康的人啊！

梁恕贤不停哽咽着说：“之誉，我会好好活着的，之誉，我会好好活着的，我答应你，之誉……之誉，你放心走吧，你别为我担心……你不是说你最爱这运河水吗？现在你也是了，你也是这运河里的水了，之誉，你听见我说话了吗？之誉，你听见了吗？”便也少少抓上一把，一扬手撒了出去。

这时，又从车上走下来一个人，是那位年长女人的丈夫，他手中夹着一根烟，风像扯棉絮似的把那烟雾扯碎。他走到妻子身边，按着她的肩膀说：“琦云，好了，别哭了。”又对恕贤说：“恕贤，你也别哭了，人怎么着都得有这一回儿，想开些儿，咱按之誉的遗愿做了，他也该九泉之下欣慰了。”说完又将烟狠狠抽上一口。

赵琦云抽泣着把骨灰撒完，将骨灰盒轻轻丢入水中，擦了擦眼泪对恕贤说：“恕贤，我的好孩子，咱们回去吧，桥上风冷，小心冻着身子，嗯？”就揽着她的背往车上走。恕贤不情愿地挪动着步子，含泪的眼睛却还看那烟雨中的运河水。

上了车，赵琦云小声说：“恕贤，你还跟我们去那儿看看吗？”她所说的那儿是指赵之誉生前的住处。恕贤摇摇头说：“不去了，二姑，我回我妈那儿吧。”赵琦云就对丈夫说：“献志，那咱先送恕贤回她自己家吧。”韩献志说：“好吧，她不去就不去了吧，不去也好。”便开车送恕贤到了她家。

赵琦云正要陪她上楼，恕贤忙又摇头说：“不用了，二姑，我自己上去吧。”韩献志正要坚持，赵琦云就朝他使了个眼色，说：“就让恕贤自己上去吧，也省得再去打扰她一家。”又对恕贤说：“恕贤，这事儿过去了就过去了吧，以后少想，好好上班，好好生活，嗯？”恕贤微微点点头，转身上楼去了。

赵琦云又对她说：“恕贤，以后有什么事儿就来找二姑，二姑也会常来看你的。这往后咱还是一家人。”恕贤回头看她一眼，感激地苦笑一下，眼泪就又哗哗淌下来。赵琦云朝她挥挥手，她才转身

走了。赵琦云又在楼下站了半天，才两眼汪汪地钻回车去。

车子到了法院，驶进院墙外那条胡同，两边的砖墙上爬满了纠缠缠的爬山虎。不多会就到了一片四层楼高的楼房，那是法院的家属区，一部分蓝色墙漆已经剥落，露出灰色的水泥。有的阳台上封了茶色有机玻璃，有的焊了一圈铁护栏。多数阳台外都挂着空调，上面搭了个遮阳挡雨的布篷，不过皆因天长日久的缘故，破得只剩下支框了。住一层的人家都有个独立的小院，大约二三十平方，分到房子时有的掏钱加盖了三小间平房，一间作厨房，一间作餐厅，一间作厕所，其他的地方则摆些花盆或放辆自行车。也有什么都不盖，只在一边墙下压一排翠竹或种棵石榴树，旁边修个小小花园，种些蔬菜花草。在那些加盖的平房顶上，杂乱堆放着废旧的破铜烂铁，拉扯些晾衣服用的绳子，不过由于连日阴雨，房顶上只剩下一摊摊铁水，全无往昔的那幅生活的场面了。

韩献志夫妇上了其中一幢楼，用钥匙将门打开，扑面一股闷臭的气味。赵琦云忙去各个房间，把门窗打开来透气。韩献志就在沙发上坐下，又点起一支烟，仰面闭眼抽着。一会儿赵琦云回来了，坐在他身边，叹着气说：“好好的一个家怎么就变成了这样？你说这不是要命吗不是？”说着一滴泪又滑下来。她深吸一下鼻子，将那颗已滑到颧骨的泪轻轻拭去。

韩献志吐口浓烟说：“唉，起初谁能想得到呢！两口子好好地过日子，竟会出了那事儿……”赵琦云说：“唉，这就是命啊！之誉这孩子命苦，怨贤也……栽就栽在那个姓张的手里了！”韩献志又猛抽了一口烟，说：“那个姓张的不也没落个好下场吗？听说他母亲也死了，父亲也疯了。”赵琦云突然站起来跺着脚说：“活该毙了他！”韩献志让她坐下，赵琦云不坐，又哭着说：“可怜之誉这小两口了，可怜他俩了。”便又哭得更加厉害了。

韩献志起身捻灭烟，说：“好了，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咱把这屋子收拾一下也回去吧，天色也不早了。”半天见她不动，便自己先去各屋关了窗。关好了，回来拉她说：“走吧……”赵琦云又愣站了半天，去各屋仔细察看了一番，才无可奈何地随他出了赵之誉的

家门。而在那条已流淌了一千四百年的运河里，河水还在随风冲击着河岸，土壤还在一点一点坍塌下去，如同岁月在不停吞噬人的生命。岸边的杨树，还在阴暗的厚云中抖出千年不变的哗哗的声音。零星的雨水，从枝叶深处滴洒下来，有的落入水中，漾起一片一片涟漪，而就在这一片一片涟漪中，却蕴藏着赵之誉的魂灵及他生前的点点滴滴。

月亮从一堆地图形状的厚云中逃出来，倒映在一小方海水上，悠悠摇晃。海浪很有规律地冲上布满青蛙卵般石子粒的岩石，又很干脆利落地滑回大海。近海处有一条明显的水线，上面间或点缀一两只小小的渔船。

这是一九九九年渤海的夏天，赵之誉陪母亲来河北探望他生病的外祖母。

他坐在最靠近海水的那块大岩石上，海浪在他脚下进进退退，发出很大的激响。海水深不见底，像墨一样漆黑。之誉越看越怕，惟恐有人把他从后面推进水里，抑或水下突然冒出一只手来把他拽下去。他站起来，又不忍离去，便换到一个较远的地方坐下来。看月亮光在浪尖上来回游动，簇到一起时像极了天外最美丽的流星群。

旁边有一群韩国留学生围坐在一块平坦的岩石上，一面吃零食，一面用他们的语言说笑。突然，一位长发女孩跑到浸在海中的石头上冲大海大喊。因语言的不同，他无法知晓她在喊些什么，但她呼唤的是大海，他懂得她的心境。之誉为异国的这位同龄人向祖国的大海呼唤而感到高兴，也为自己是渤海的半个儿子而油然

骄傲：他母亲宋云霞是河北秦皇岛人氏。

待到晚上十一点钟，之誉见那帮学生还没有要走的迹象，就不再奉陪他们，自己先回去了。细软的沙滩让他走得很慢，他也愿意因此再多欣赏一下海边的景色。

穿过环海公路，顺一条街走下去，过一个路口就到了姨妈宋冬梅的住处。外祖母病后就一直住在她家，由她照看。他和妈妈这次来就暂住宋冬梅那里。

宋冬梅共有四个女儿，如今都已出了嫁，她丈夫吴朝中常年出海打鱼，之誉和妈妈来的前一天他又随船走了。吴朝中夫妇在海边租了一栋二层小楼，底下一层经营餐饮，上面一层供人住宿，自己则住在楼后面的小院里。那院里共有三间独立的平房，他夫妇俩住一间，外祖母住一间，宋云霞母子住一间。

之誉慢慢走进后院，远远就听见外祖母咳嗽的声音。他和外祖母关系不是很深，因为从小到大很少有机会见她，但外祖母却对他异常疼爱。此时，外祖母房中灯已熄灭，他不便再去打扰，就直接回自己的屋子了。门虚掩着，没开灯，借着月光他摸到床边，妈妈已经头朝里睡着了。他轻轻脱下鞋袜，轻轻躺到床上。时值七月天气，屋内很热，蚊子也多，地上的蚊香不足以消除耳边嗡嗡的声音，直过了好久他才睡着。

第二天一早，之誉又赶在太阳升起之前，跑步到海边吹风。他才随妈妈从霜州来这，大海对他依然有巨大的魔力。湿润的海风一阵阵沁入心脾，无比透彻清爽。之誉光脚在沙滩上走着，不时遇到三三两两的外地人等着看日出。还有些年轻的情侣，手拉着手在潮退后的海滩上拾捡贝壳。他爱看这些彼此相爱的年轻人，他羡慕他们，一时也很想有个女友陪在自己身边。但他几乎没有接触异性的机会，自从部队退伍之后，他身边就只剩下自己的家人。

他家在霜州农村，名“照西村”。父亲赵景霄患有肝癌，不能下地干活，哥哥赵之华长他十二岁，早已成家。现在家里三亩多地就靠他一人种。他如今已经二十五岁了，按理已过了结婚年龄，却还没有和任何女人订婚。在农村，订婚是需男方先付彩礼钱的，他家

穷，没那个经济实力。

太阳这时就要从海面升起来了，一大群人聚在岩石上看，水面上红彤彤一片，光线温暖而柔和。之誉因突然有了这档子心事，不再在乎今天能否看到日出，便慢慢腾腾往前走着。忽然，一个年轻女人拉着一位五六十岁的老头，嘻嘻哈哈从他身边跑过，那活泼的样子让他一时感到很幸福，不觉笑了起来。

那女人简简单单穿了一件白色短袖和一条牛仔裤，披肩长发带着芳香飘荡。之誉觉得心脏跳得厉害，想去认识她，也没多想就快步跟了上去。他在接近人群的地方停下了，但她仍背对着他，始终只给他一副杨柳的腰肢。

半个旭日已从水下浮出来，人们的神情仿佛第一次看到了新近出土的奇珍异宝，但遗憾的是，蓝蓝紫紫的朝霞却将它一点一点遮上了。于是，当太阳完全离开水面的时候，云层也将它全部遮盖起来，仿佛王妃一出水就要赶紧用浴巾包严实了似的。那云层很薄，颜色搭配得也很美，但人们仍叹息今天看到的日出不好，那该死的云来得太不是时候。太阳已升到半空了，朝霞也蔓延到天上水中。

人群渐渐散去。那女人也挽起老头，沿海浪冲湿了的沙滩漫步。之誉进退两难，只得装作一副闲庭信步的样子跟在后面。

退潮之后，海滩上留下的海藻海白菜之类，青青绿绿的一片一片。这些黄沙上的绿色，让人感到无比恬静平和。之誉想：“我就先这样跟着吧，反正也没什么其他的事情。”可转念一想：“我这样跟着有意义吗？又不敢过去跟她说话，不如一走了之算了。”想到这里不觉没趣，就停下脚步，往回赶了一段。却又想：“我真要一走了之吗？或许以后就再没机会见到她了。”寻思了片刻，又对自己小声说：“总不能见到就要认识吧？算了，还是走吧。”就又往回走了一段。他拎起鞋子，左倾右晃地蹚进浅海里。海水温乎乎，焐着脚脖子很舒服。之誉逼着自己不再去想那些事，又很快沉浸于这海阔天空中。

天色渐渐亮起来。海边七月的清晨如一位豆蔻年华的少女，

充满出水芙蓉、无瑕碧玉的清丽感觉。海的全景呈现在眼前：起伏的海面、霞光倒映的海水、白花花的海浪、沁人心脾的海风、柔软顺滑的海滩，还有那一步一片的贝壳。之誉缓缓停下来，转身往回望了望，却已寻不见那女人的影子了，不觉怅然若失，懊恼不已。他又有些自欺欺人地自言自语：“如果以后再见到她，我一定过去和她说话。”便走向细腻沙滩坐了下来。

之誉双手抱膝坐着，默视那漆蓝的大海，海上零散有五六只海鸟在水面上飞。他想，如果他要是那海鸟就好了，落在她身上，她一定不会生气的。之誉抓起一把稍稍冰凉的沙，在手里倒来倒去，对那沙子说：“我这辈子可能再也见不到她了……我第一次这样想去认识一个女人！”说着，把那沙子往水里狠狠一掷，猛地起身拍拍手说：“那就顺其自然吧。”一面穿鞋回家，一面又想：“就算认识了她又怎样？……爱情？……不可能的。”但之誉又回想起那女人嘻嘻哈哈的笑声，忍不住又笑了，这次他下定决心说：“我一定要认识她，或许这会带给我新的生活！”之誉也明白“泡上将军的女儿就可以少奋斗十年”，攀上高枝，自然就可以离开现在似乎没有头绪的生活，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了。

吃过午饭，他又激动地跑到海边。今天气温很高，很适合晒晒太阳洗洗海澡。海滩上已躺了不少外地来的游客。一朵朵太阳伞，一把把沙滩椅，人们在尽情享受夏日的阳光、海水和沙滩。之誉先去各处找了一遍，不曾看见她，便只好失落地挑一个人较少的地方坐下，没过一会儿却起了重重困意，躺下不久竟睡着了。

醒来时，太阳已稍稍偏西，从海水中传来的打闹声让他清醒了过来。突然，他的心揪到一起，就在他前面不远处，那女人正和那老头说笑，他们旁边撑了把租来的白绿相间的太阳伞，地上铺了张报纸，上面放了两瓶尚未开启的矿泉水，看来他们才来不久。

那女人穿一件粉红色泳衣，戴一副淡紫色太阳镜。之誉一时不知所措，只在心里暗想：“看来上天注定要我俩相识。”却仍坐着不动，半天才咳嗽一声，又咳一声，那女人却丝毫不曾在意这些。之誉慌慌地想：“我要不要直接走过去呢？”又想：“先这样等等再说

吧。”就又大声咳一声，这声音像一斧头劈在了干柴上。那女人漫不经心回头看他一眼，又迅速转了过去。深印在他脑子中的只是她那凝在脸上的微笑和两片淡紫色镜片的太阳镜。他以为她已注意到了他，就忙放松一点，尽量扮得温文尔雅，风度翩翩。

没多久，那女人下水游泳去了，只剩老头一人在喝矿泉水。之誉腾地爬起来，一面想：“机会来了，我先去和老头搭话，然后一直搭到她来。”一面拔腿朝他走了过去。很快绕到了老头前面，一直到了海边。面对大海，他想：“我怎么连和他讲话都不敢哪？”却只好装作一副悠闲样子，一面欣赏海景，一面闲踢脚下的沙滩，不时无意似的回头望他一眼。

之誉决定倒数一二三，数了四五遍终于鼓足勇气了，正要径直走过去，那女人却嬉笑着一下跑到老头面前，对他说：“伯父，水温刚刚好，跟我一块儿下去吧。”

之誉红烫着脸，赶紧迈大步走开了，只记得那女人又看了他一眼，那一眼虽隔着淡紫色镜片，却好似当心射了他一箭，让他感到即将失去生命似的惴惴不安。

到傍晚日落时分，晚霞在西天上燃烧，满目尽是那五光十色的海水，之誉又心神不宁地来到海边逛荡。逛累了，就坐到一块高高的大岩石上去看海。周围的人越发多起来，晚饭后的游人又出来陶醉了。之誉不时往行人中看一眼，正巧竟发现了那位老头，只有他一个人。老头走走停停，后来就坐在离他不远处的地方。

一两分钟后，之誉终于走了过去。他彬彬有礼地说：“对不起，您好，您是特意来看海的吗？”老头让他坐下，和蔼地说：“是的，孩子陪我一起来的。”又问之誉：“你家是什么地方的？就自己一个人来玩？”之誉说：“不是，我姥姥病了，我和我妈来这看她。”又怕他不知道霜州这个地名，因它只是湘州的一个县级市，便说：“我家在湘州。”老头点点头，笑着说：“湘州还不错，我去过那儿几次。”又问：“你在湘州做什么工作？”之誉说：“我才从部队回来，还没工作。”老头笑着说：“以后有什么打算吗？你还年轻，得赶紧找个事儿做做。”之誉抿嘴点了点头，惭愧地笑笑说：“嗯，我会的。”

聊了一会儿，老头起身拍拍身上的土说：“好了，我得回去了，儿子今晚要从北京过来，咱们以后有机会再聊吧。”说完，背着双手走了。之誉想了想忙追过去说：“我送您一程吧，反正也没什么事儿。”老头笑着说：“好吧，那咱就一起朝前走走。”之誉心中满是感激欢喜，心想她伯父如此平易近人，她脾气也一定很好的。

很快就到了一片海滨别墅，之誉忐忑不安地跟进了去。里面杨柳浓绿，藤萝深青，处处繁花茂草。别墅造型各异，或尖顶削身，或檐牙飞翠。凹凸不平的鹅卵石路，千曲百折，或通向一处亭台水榭，或伸往一片田园竹林。走到一座欧式风格的别墅前，老头敲门，开门的是位三十岁上下的男人，他对老头说：“爸，您回来啦。”老头“嗯”一声，一面进屋，一面回头对之誉说：“你还进屋坐坐吗？”之誉深感不便，忙摇摇头拘谨地说：“不了不了，我得回去了。”就赶紧离开了。门在他身后砰一声关上，之誉的心这才放下来，才缓了步子。他想，那是富贵之门，那是权力或金钱之门，他这辈子是别想进去的，不禁有些抱怨命运，便忍不住想：“我和她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我和她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但转念又一想：“万一我要和她走到一起了呢？争取不一定得到，但不争取就一定得不到，爱情和幸福不会自己掉到脚边的。我瞧不起自己，谁会瞧得起我？拼了，总是要爱的，不如不知天高地厚地爱她一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他最后这样对自己说。

三

回到家中，宋云霞和宋冬梅都在外祖母的房中，之誉走了进去。屋内很难闻，有种汗臭的味道。房间内没空调，只有一座落地扇在那摇头吹着，吹出的风也是热的。屋顶吊一盏四十瓦的灯泡，发出昏黄的光。屋内也没过多装潢，只是四壁糊了层浅蓝色白格